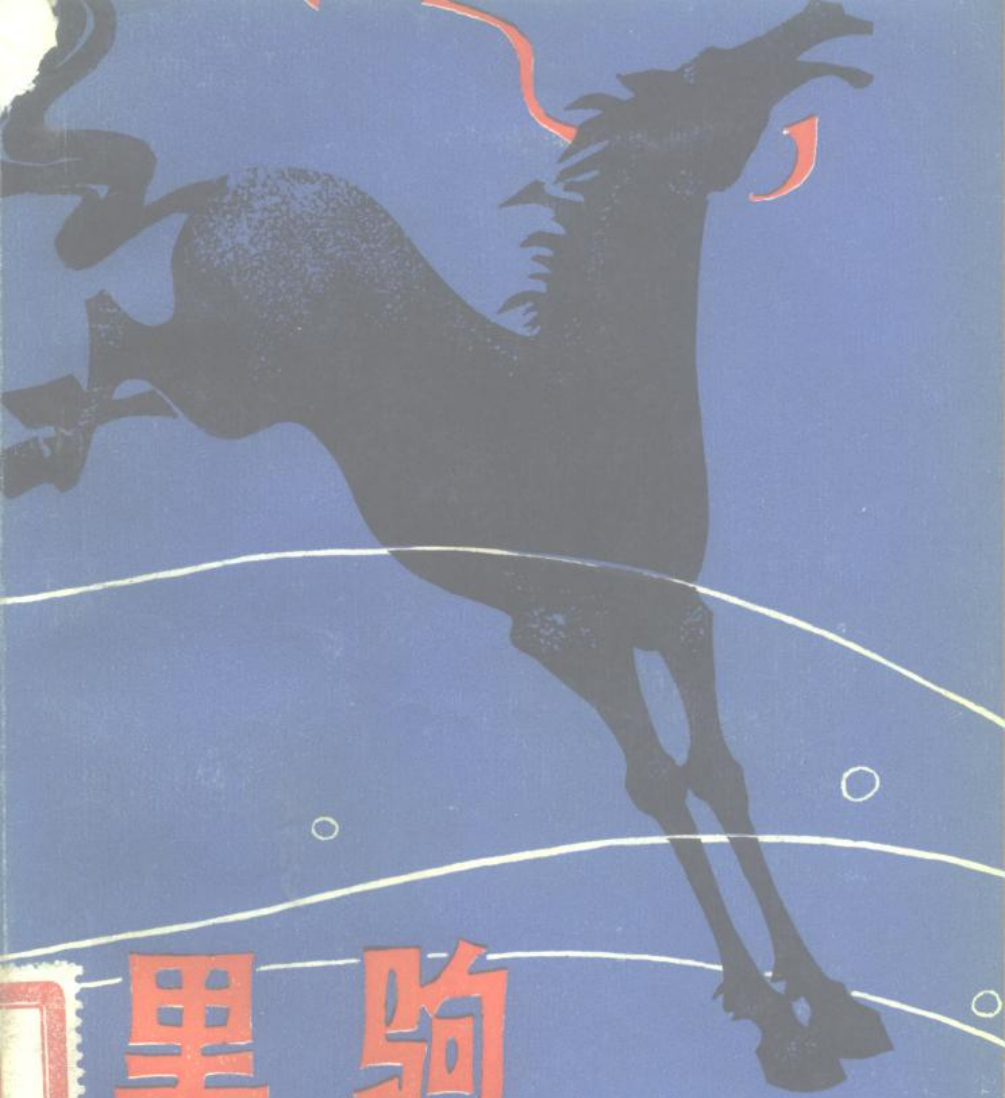




黑驹

广西人民出版社

I712.84/3

黑 驹

〔美〕沃尔特·法利著

吴呵融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黑驹》是美国当代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沃尔特·法利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一九四一年该书一经发表，就以它健康向上的内容、生动有趣的情节打动了成千上万美国读者的心，以至在美国形成了一股《黑驹》热。甚至连赫赫有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星期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报刊也纷纷载文介绍、评论。其反应之热烈、影响之深远，使它从四十年代起直至今日一直是美国广大青少年最喜爱的书籍之一。它的发行量已超过一千二百万册，除了美国，还在二十多个国家中销行。一九七九年，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公映后，获得了美国电影学会的“不同寻常的特别成就奖”。小说因此而更为畅销了。

《黑驹》的故事开始发生在地中海上。在天涯角附近，从印度启航西行的不定期货轮《鸭子号》遇难将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善良的美国少年阿利克冒险打开了关着黑驹的马厩，将它放出来，使它免遭

跟沉船同归于尽的厄运。黑驹是一匹野性十足、健壮俊美而又神秘莫测的阿拉伯种马，它奇迹般地拖着精疲力竭、九死一生的阿利克，冲过惊涛骇浪，游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在这险恶的环境中，阿利克和黑驹勇敢地与毒蛇、饥饿和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进行了顽强地斗争。这一段同甘共苦的生活使他们互相了解并建立了亲密无间的纯真友谊。

后来，他们终于获救回到了纽约。阿利克结识了一位退休的驯马名师亨利·戴立。亨利以行家的眼光看出，这匹桀骜不羁的野马很有培养前途。于是，他主动帮助阿利克驯马。阿利克在这位老伯伯的热情帮助下，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把黑驹驯成了出类拔萃的精良赛马。在一次举国瞩目的比赛中，阿利克骑着神奇的黑驹，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高超的骑术，战胜了曾经夺魁的两匹纯种良马，获得了桂冠。

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不仅因为它有歌颂勇敢、善良、刚毅、正直等高尚品质的健康内容，而且也因为它构思不俗，情节曲折生动。特别是作者通过对这匹通晓人性的马与一个天真少年之间的友谊的描述，剖析了少年特殊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少年儿童纯洁、真挚的性格特征，这是该书的成功之处。

沃尔特·法利从小就爱马。他的叔叔是个职业骑

师，法利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关于马的知识，因而对这种勇敢机灵、吃苦耐劳的动物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也可以说是他创作出这部成功之作的生活基础吧。

他开始写作《黑驹》时，还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中学生；该书完成时，他仍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由于这本书，年轻的沃尔特·法利一举成名。此后他又以黑驹为主角连续写了十五部小说，如：《黑驹回来了》、《黑驹和火焰》、《黑驹受到挑战》等。这些书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一九八〇年四月，达尔顿书店统计公布的美国全国少年儿童读物畅销书名单，在名列前茅的三十本书中，法利的著作占十一本。在最畅销的十二本书目中，有五本是他的著作，其中有一本还是第一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我们向少年儿童介绍这本小说，希望能对少年儿童的精神生活起到一点教育和启示作用。

译者 1982年5月

目 录

归途.....	(1)
暴风雨.....	(8)
小岛上.....	(16)
最野的野马.....	(27)
获救.....	(38)
畜群之王.....	(50)
回家.....	(59)
拿破仑.....	(74)
逃跑.....	(89)
搜寻.....	(100)
合作者.....	(110)
训练开始了.....	(125)
夜骑.....	(134)
旋风和太阳射手.....	(149)
神秘的马.....	(161)
准备.....	(175)
芝加哥.....	(187)
跑马赛.....	(195)

归 途

一艘名叫《鸭子号》的不定期货轮离开了印度海岸，挺着粗钝的船头，向阿拉伯海破浪前进。它正在返回美国。船不慌不忙地向着西边的亚丁港^①驶去，舱里满载着咖啡、大米、茶叶、食油、种子和黄麻。黑色的浓烟从它唯一的烟囱里喷出，染黑了夏季那万里无云的蓝天。

亚历山大·拉姆西倚靠在栏杆上，注视着从船的两侧悄悄逝去的海水。他那些在纽约的朋友都叫他阿利克。在烈日的照耀下，他那头红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红，红得象着了火。他将晒得黝黑的胳膊肘沉沉地搭在船栏上，转过长着雀斑的脸去眺望渐渐远去的海岸。

啊，在印度生活的那两个月，真有趣极了！他想念他的拉尔福叔叔，怀念他俩一起在密林里度过的日子。甚至那些夜间在密林中听到的虎啸狼嚎和许多凄厉古怪的声音都使他难以忘怀。他再也不会把传教士

^①亚丁港——南也门一港口。

的生活错认为是很舒适的了。不，先生们，要当传教士，你就得结实、健壮，具有能骑着马长久地在错综复杂的密林小道中穿行的本领。阿利克自豪地低头看了一下自己晒得黝黑的手臂。拉尔福叔叔已经教会他骑马了——这可是他过去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啊。

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一回到家，简直就不会再有骑马的机会。

他深情地注视着手里握着的一把精致的小刀。刀柄上刻着镀金的字：“阿利克生日留念。印度，孟买。”此时，他想起叔叔对他说过的话：“阿利克，手头备把小刀，有时会用得着的。”

突然，一只大手落到他的肩上。“喂，我的孩子，你要回家了吧。”说话的人嗓音粗嘎，带着明显的英国口音。

阿利克抬起头，望了望船长那张饱经风霜、满是皱纹的脸。“哈罗，华特森船长。”他说，“不过路途很遥远呀，先生。坐您的船到英国，然后还要换乘《威风号》，才到纽约。”

“大概是四星期的路程，就这么多了，伙计。不过，看来你还象个好水手。”

“不错，先生。来的时候，我一次都没晕过船，那趟航行也很艰难咧。”阿利克自豪地说。

“什么时候来的？”

“六月，先生。跟我父亲几个朋友一块儿来的。他们把我留在孟买我叔叔那儿了。您认识我的拉尔福叔叔，对吗？他送我上船时，还跟您说过话。”

“是啊，我认识拉尔福叔叔。他也是个好人……那么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回去罗？”

“是的，先生！下个月就要开学了，我得赶回去。”

船长笑了笑，握着阿利克的手说：“跟我来。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是怎么开船的，看看它是靠什么行驶的。”

船长和船员们对阿利克都很友好，可是，当船经亚丁湾驶入红海时，这个正在归途的孩子却觉得乏味极了。热带的骄阳，无情地烤灼着他们这些海外游客。

《鸭子号》在离阿拉伯海岸不远的海面上沿岸前进——那都是些绵延不断的荒芜的海岸。但阿利克的心思却不在那些赤热的黄沙上。阿拉伯——驯养全世界最矫健的骏马的地方。别人会象他那样关心马吗？对于他，马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

有一天，《鸭子号》驶进了一个阿拉伯小港口。当他们接近码头时，阿利克看见那儿熙熙攘攘地挤着一群兴奋激动的阿拉伯人。显然，看到有船在这儿停泊，他们是会少见多怪的。

但是，等船“呼”的一下碰岸后，阿利克才看清楚，吸引着那群人的，并非是这艘船。那些阿拉伯人聚集在码头中心。阿利克听到一声呼啸——它尖利、响亮、又非常清晰，不同于阿利克所听见过的任何声音。接着，他便看见一匹眼睛被白围巾蒙着的雄伟的黑马，它高举前腿，竖立起来。人们“轰”地跑开，吓得仓惶四散。

白色的汗水从马身上淌下。它张开嘴，齙着牙。这是一匹伟岸的巨马，有着发亮的黑色皮毛——高大得简直不象纯种阿拉伯马。它的鬃毛象一个顶饰一样高高耸起，然后又落下来了。它的颈子又细又长，微微弯着，引出了那个带着野性美的头，这是最烈的野骏马的马头。它优美、强悍、器宇轩昂。这匹骏马形体上的惊人的完美跟它那凶悍、冷峻的气质极其相称。

黑马又嘶鸣了一声，并抬起前腿高高耸立着。阿利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一匹骏马，未受过训练的野骏马，是他只在书上读到过，而且是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那种马啊！

马首的副笼头上拴着两根绳子，四个男子汉正企图把它拉上船。他们要将它装到船上！阿利克看见一个黑皮肤男人，在发号施令。他穿着欧洲人的衣服，戴着高高的白头巾，手里还握着一根鞭子。他在用阿拉伯语发着简洁的命令。突然，他走到马的后面，用

鞭子朝马屁股上用力一抽。马猛地一纵身，便把一个拉着绳子的阿拉伯人撞倒了。那人一跌倒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黑马喷着鼻子，跃起后蹄倒竖着。如果说阿利克看见过马的愤怒表情，那么这就是唯一的一次了。他们已经将它弄到跳板的中间。阿利克真不知道，一旦他们把它弄上了船，又能把它安置在哪里。

后来，它上了船！阿利克看见华特森船长在拚命挥手，指挥着人们将马弄到船尾。阿利克在一段安全的距离，尾随着他们。现在，他看见那个用来关黑驹的临时马厩了——它原本是间宽敞的舱房。《鸭子号》上专供运载牲口的设备很少，船舱里已经装满了沉重的货物。

人们终于把黑驹弄到马厩前了。有个人爬到舱房顶上，弯下身子，扯掉了蒙在它眼睛上的白围巾。与此同时，黑皮肤的男人又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黑驹便跑进去了。它撕咬着马厩里的木板，弄得木屑四溅；它那不安宁的蹄子，踩得舱底隆隆震耳；它那强劲的马腿撞得舱房的板壁噼啪作响；它那高亢尖利的嘶鸣响彻云霄。阿利克突然感到有一种深切的怜惜之情潜入了他的心底。因为这是一匹习惯了开阔牧场的野马，竟然被囚禁在几乎无法转身的马厩里！

华特森船长正在气呼呼地跟那个黑皮肤男人说

话。船长一定未曾料到装上船的竟会是这一匹烈马！后来，那人从衣袋里面掏出一个厚厚的钱夹子，数出一叠钞票，交给了船长。华特森船长望了望那些钱，又瞅了瞅马厩，然后把钱收下，耸耸肩膀，走了。黑皮肤的男把帮忙拉马的人召集拢来，从钱夹子里拿出钱来分发给们，然后，他们离船上岸了。

《鸭子号》又起锚了。阿利克回头眺望着港口，看见人群还围着那个被黑驹踢倒的人，他仍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阿利克又转过去看那个马厩。黑皮肤的男已经走回自己的舱房，马厩外，只剩下一圈激动不已的乘客。黑驹仍在里面疯狂地挣扎。

后来的日子，无论对阿利克还是对其他乘客和船员来说，都是极其令人兴奋的，他从未料到一匹马竟会有那么多精力，竟会那么难于驾驭。它那强有力的马腿不停地踢踏着，一直到深夜，船上还回荡着隆隆声。现在，马厩外边加钉了厚板。黑皮肤的男比过去显得更神秘了，他总是独来独往，除了船长，不跟任何人交谈。

《鸭子号》驶经苏伊士运河，进入了地中海。

一天晚上，阿利克离开了正在玩纸牌的旅客，悄悄走上甲板。他细心地倾听着，今晚黑驹安静了。于是，他飞快地朝马厩走去。起初他既看不见，也听不到什么动静，后来，他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也能辨认

出黑驹那粉红色的鼻孔了——它的头正伸在窗外呢。

阿利克慢慢地走近它。他把手伸进口袋，摸摸看他吃晚饭时在饭桌上拿的糖块还在不在。海风向他吹来，带走了他的气味，现在，他已经走得很近了。黑驹正凝望着开阔的大海。它向前竖着两耳，薄薄的鼻翼颤动着，乌黑的鬃毛象临风的火焰一样在飞舞，阿利克简直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它身上移开，他简直不相信世上竟会有这么一匹完美无瑕的骏马！

黑驹转过头来，直视着他，黑亮的眼睛炯炯发光。尖利的马嘶声又一次响彻夜空。后来，它便消失在马厩里了。阿利克从口袋里掏出糖块，放在窗台上，然后，走回自己的舱房去了。当他再次转回来时，他发现糖块没有了。自此以后，阿利克每晚都要偷偷来到马厩前，留下一些糖块再离去。有时，他见到黑驹，但有时，他只能听见马蹄踏着舱板发出的清脆声音。

暴风雨

《鸭子号》驶经亚历山大^①、班加西^②、的黎波里^③、突尼斯和阿尔及尔，通过直布罗陀，向北转到葡萄牙海岸。现在，他们来到了西班牙沿海的天涯角^④了。华特森船长告诉阿利克，几天后他们将抵达英国。

阿利克猜想着黑驹被运往英国的原因——是去做种，还是去参加比赛呢？它那斜削的肩膀、宽阔的胸膛、强劲的腿、长得不高不低的膝盖——所有这些，都是速度高和有耐力的标志，这是叔叔告诉他的。

当晚，阿利克照例去马厩，口袋里装满了糖块。那是个宁静而又闷热的夜晚，乌云盖顶，遮蔽了星星。在远处，长长的闪电划破了夜空。黑驹把头伸出窗外，它又在凝望大海了。它的鼻孔比先前颤动得更

①亚历山大——埃及北部一海港。

②班加西——利比亚北部一海港。

③的黎波里——利比亚西北部一港埠。

④天涯角——西班牙的西北端。

厉害。一看见阿利克，它便转过头来，长嘶一声，然后又转去望海。

阿利克高兴极了，黑驹看见他以后不再缩回去，这还是头一回呐。他再走近了些，将糖块搁在手掌上，有点迟疑地向黑驹递过去，黑驹转过头来，又嘶鸣了一声，不过这一声却柔和些了。阿利克静立不动。自从黑驹被弄上船之后，无论是他还是别人，谁都没跟它挨得这么近过。但他并不想趁此机会把手向黑驹那齙开的牙齿和翘起的鼻孔伸得更近。他只是把糖放在窗台上。黑驹看了看那块糖，然后，又望了望阿利克，才慢慢地挨近过来，开始吃糖。阿利克心满意足地看了一会儿。开始下雨了，他才转回自己的舱房去。

半夜时分，他突然被惊醒了。《鸭子号》颠簸得很厉害，他被抛下了床。外面雷声大作，闪电把舱房照得如同白昼一样。

他第一次遭遇到海上风暴了！他拉了一下电灯开关，可是开不着。又一道闪电照亮了舱房。写字台上的东西全都被抛到舱板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他飞快地穿上衣服向门口走去。突然，他又停了下来，转身回到床前跪下，伸手到床底下把救生衣抽出来穿上身。他想，这下可能会用得着它了。

他开开门，趑趄趑趄地走上甲板。狂暴的海风把

他吹得退回走廊。他拽住梯子的扶栏，窥探着漆黑的夜空。透过狂风的呼啸，他隐约听见华特森船长和船员们的喊声。巨浪从《鸭子号》的一侧直扫到另一侧。惊惶失措的旅客全都挤在过道里。此刻，阿利克可真有点害怕了。他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暴风雨！

《鸭子号》似乎在狂风巨浪中颠簸摇晃地挣扎行驶了好几个小时了，幸而它仍漂浮着未沉。长长的闪电丝毫没有减少，它们弯曲成之字形，划破了夜空。震耳欲聋的雷声在海面上隆隆回响。

阿利克从走廊里望出去，看见一个船员正拚命抓着栏杆，沿着甲板向他这边走来。《鸭子号》突然一歪，一个大浪打来，横扫过甲板。大浪过后，水手不见了。阿利克吓得闭上眼睛祈祷起来。

暴风雨开始平息了一点，这使阿利克产生了新的希望。可是，突然间，一道闪电从他们头顶的空中直劈下来。只听见一阵猛烈的破裂声，船摇晃了。阿利克被晃跌在舱板上，昏了过去。当他慢慢清醒后，发现自己是趴着的。脑袋发热而且上面有什么粘糊糊的东西。他举手一擦，发现是血。他开始意识到，有人在踩他。狂呼乱叫的旅客爬的爬、滚的滚、从他身上经过。《鸭子号》哑了，它的引擎死了火。

阿利克挣扎着站起来，沿甲板慢慢地摸索着走着。他惊恐地环顾着四周的惨景：《鸭子号》被闪电

击中，好象是被劈成了两半，正在下沉！奇怪的是，眼看着末日即将来临，他反倒觉得平静了。人们正在分批登上救生艇。华特森船长在下命令。一只救生艇已被放到了水面。一个巨浪打来，把它掀翻了，艇上载的人全都被大海吞没。

人们开始登第二只救生艇了，阿利克排在那儿等着上船。可是等到轮到他时，艇已经满员。

“等下一只吧，阿利克。”华特森船长严肃地说。他用手拍了拍阿利克的肩膀，以减轻他那句话中的冷峻味。

当他们正看着那只被放下的救生艇时，那个黑皮肤的阿拉伯人走来了，他冲到船长跟前，挥动着手臂歇斯底里地咋呼着什么。

“它在床底！在床底下！”华特森船长对他嚷道。

这时，阿利克才发现，这个男人没穿救生衣。恐惧充满了他的双眼，他离开船长，转身向阿利克走来。只见他疯狂地冲到阿利克跟前，企图从他身上把救生衣剥去。阿利克挣扎着，但他毕竟不是这个疯狂的男人的对手。这时，华特森船长一把揪住这个人，将他推到栏杆那边去了。

阿利克看见，那男人把视线转移到了正在放下水的救生艇上。船长还来不及阻拦，他已爬到了栏杆